

王雅轩 主编

6

野史大观



野史大观 (6)

主编 王雅轩
本册主编 齐振翠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主 编 王雅轩

本册主编 齐振翠

本册参编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素岩

刘永祥

齐振翠

郑川水

冷 立

第六册

目录

李师师外传
林灵素传
青溪寇轨
松漠纪闻
靖康传信录
靖康纪闻
北狩见闻录
南烬纪闻录
窃愤录
雁门野说
行都纪事
襄阳守城录
北梦琐言

李 师 师 外 传

佚名撰
冷立、刘永祥译

李师师是北宋都城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匠王寅的女儿。王寅的妻子生下这个女儿就死了。王寅家境也不算宽裕，只能用米汤代乳来喂养这个孩子，使孩子存活下来，孩子从来没哭过。当时的汴京有这样一个风气，父母若喜欢初生的孩子，一定要将孩子舍身佛寺。王寅非常喜欢这个女儿，遂将孩子舍身宝光寺。孩子当时刚刚会哭。一个老僧逗着孩子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来了？”孩子不知为什么，竟哇哇哭了起来，老僧摸摸孩子的头，就不哭了。王寅见状，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的孩子是真正的佛门子弟。当时，佛门弟子一般被称作“师”，王寅干脆就给孩子取名“师师”。

师师四岁的时候，王寅因罪被捕，死于狱中，师师就无家可归了。附近一位年轻时为娼的李姥将师师收养，养大成人。师师长大了，出落成一个美貌绝伦的少女，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李姥便让师师从事她自己曾经从事过的职业，时间不长，师师就名贯遐迩。

徽宗即位，喜好奢华，在蔡京、章惇、王黼等人的劝说下，徽宗恢复了前朝王安石等人草拟的青苗法等改革法令，以争取民心。不久，京城里就市场繁荣，每日在市场、酒店征收税赋达万缗之多，仓库里装满了金玉缙帛，呈现出盛世景象。徽宗身边的童贯、朱勔等人，为邀取徽宗的欢心，在汴城北建了一座极为豪华的离宫，名为艮岳，征集海内奇花异石，名女美眷，置于其中，供徽宗享乐，一时博得龙颜大悦。可时间长了，徽宗也逐渐失去兴趣，常想到宫外玩玩野景。恰好徽宗喜欢的内押班张迪进宫前是一名嫖客，与李姥很熟。他察知徽宗的心思，便极力向徽宗描述了李师师的美貌和才艺，直说得徽宗春心大动。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徽宗叫张迪拿着二匹紫茸，二端西藏产的名贵红氍毹，二颗瑟瑟珠，二十镒银子，以大商人赵乙的名义登门拜访，表达结识师师的意愿。李姥见带来这么多好东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晚上，徽宗穿上一般的服饰，在四十多名内侍的护卫下，从东华门出来，大约走了二里多地，来到师师居住的镇安坊，便让其他人停下来待命，独自与张迪来到李师师住所。房子不算太敞亮，李姥热情地把二位迎进屋里，分宾主坐下，端上香雪藕、大枣等宫中没有的时令新鲜水果，徽宗一边吃着，一边急切地想象着李师师的模样，但就是不见李师师出来。可李姥就是殷勤地唠个没完，只等得徽宗好不耐烦。张迪告辞出去，李姥领着徽宗来到一个雅静的小屋子，临窗而坐，窗外竹影参差，徽宗见了，觉得这个小地方倒是别有一番情趣，只是仍不见师师出来。过了一会儿，李姥又把徽宗领到后堂，桌上已摆好香香的鹿、鸡、鱼、羊肉及香子稻米饭，李姥陪着徽宗一边吃一边说话，仍然不见师师出来，徽宗心里好生纳闷。李姥忽然又请徽宗去洗澡，徽宗听此，很不高兴。李姥忙低声解释说：“我女儿有点洁癖，还是随着她的性子来，不要冲撞了她。”徽宗无

奈，只得从命，随着李姥来到一个小楼的浴室中洗浴。洗完后，李姥又领着徽宗来到后堂，那里已摆上新做好的酒菜，李姥又与徽宗吃了很长时间，才点上蜡烛，领着徽宗来到一个房间。徽宗以为这一定是师师的房间了，可掀开门帘走进去，除了灯之外，并没见到一个人影，徽宗更觉得奇怪。李姥告辞出去，徽宗又坐了许久，才终于见到李姥领着一个年轻的女子缓缓走了进来。

徽宗定睛一看，这女子，没有浓妆艳抹，却娇艳如出水芙蓉，别有一番神韵，直把徽宗看呆了。这女子见了徽宗爱搭不理的，连个招呼也没有。李姥生怕慢待了客人，连忙小声对徽宗解释：“我这孩子，就这倔脾气，千万不要见怪。”徽宗倒也没有见怪，问她年龄多大，懂得何种技艺，一边问着，一边欣赏着，师师不回答，也不瞅徽宗一眼，只是静静地坐着。徽宗走到师师跟前，再问她，师师却走开了。李姥连忙对徽宗陪笑道：“我这孩子就是喜欢静，不要怪她唐突。”说完，为他们放下床上的帷幔，就走了出去。

师师这才站起来，解开外衣，只穿着薄薄轻绡，挽起右胳膊的袖子，拿起挂在墙上的琵琶，坐在小几上，弹起沉鱼落雁曲。随着她手指轻拢慢捻，传出了清幽淡远的曲声，煞是迷人。徽宗竟不知不觉地醉人其中，忘记了疲倦。曲子终了，已是鸡鸣天亮了。徽宗见为时已晚，急急忙忙就要走。李姥闻声，连忙端了些早点来，徽宗吃了杯杏酥，就匆忙离去。等候在外面的内侍，连忙护卫着徽宗回到宫中。这是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的事情。

徽宗走后，李姥责备师师道：“这位姓赵的商人礼意不薄，你为何这样慢待人家？”师师听了这话，越发不高兴，说道：“他只是个贱商，我又何必用情于他。”李姥应声道：“我女儿能耐，能使御史大夫围着屁股转。”

没过多久，城里的人便传开了，说是昨天晚上皇上来过李姥家。李姥闻听此言，吓得没了魂，觉得大祸将要临头，一天到晚只是啼哭不止。师师劝她说：“不要害怕，皇上肯惠顾我，怎么肯杀我呢？况且，那天晚上皇上并没强迫我，由此看来，他还是怜我爱我呢。只可惜我命不好，落人卑贱的娼门，使不洁的名声累及至尊的声望。如果这样，我就死有余辜了。至于因这种事情，而惹得天威震怒，降伐于天下，也是皇上最忌讳的。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你尽管放心，没事的。”

第二年正月，徽宗派张迪给李师师一把蛇附琴和五十两银子。琴是黄黑色的，上边的花纹极像蛇附在上面，所以才叫蛇附琴，极为珍贵，可能是大内的珍品。

三月，徽宗又微服来到李姥家。师师仍是淡妆素服，伏在门前迎驾。徽宗非常高兴，拉着她的手，把她扶起来，一起走进院内。却见堂户忽然豪华、敞亮起来。他上次来过的几个地方，都用带着蟠龙的彩色丝织品罩在上面，原来的那个小轩已是画栋朱栏，曾经有过的幽趣荡然无存。李姥见徽宗来，竟也躲避他处，叫来相见，却四肢发颤，站不起来，根本没有上次那种问寒问暖的情态，徽宗心里稍觉不快。不过他并没表露出来，和颜悦色地称呼李姥为老娘，告诉她，都是一家人，不要拘束。李姥拜谢过了，把徽宗请到一个新建的大楼前。师师跪请徽宗为这个新楼题个匾额。徽宗见楼前杏花盛开，便顺手写下“醉杏楼”三个字，递给师师。师师自然欢喜，遂请徽宗进楼。一会儿摆上酒菜，师师在旁边站着侍候，李姥跪着敬酒，祝福徽宗万寿无疆。徽宗喝到兴处，让师师坐下来，弹奏一曲。师师取出徽宗所赐的蛇附琴，弹奏了一曲梅花三叠，直听得徽宗停下杯子，一再叫好。只是徽宗见桌上摆放的小点心，都是龙凤形，或刻或绘，其工艺、味道与宫中的一样，颇感诧异，经询问才知道，是李姥出钱请宫中尚食房的厨师做的。徽宗听说

如此，非常不高兴，告诉李姥以后不要这样，各种菜式还要像上次来的一样，不要摆排场。说完，就离去了。

九月，徽宗又赐给师师让画院画师所画的一幅名为“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的中堂立轴画。此外，又赐给藕丝灯、暖雪灯、芳苴灯、大风衔珠灯各十盏，鹁鸪杯、琥珀杯、琉璃杯金扁提各十个，月团、风团、蒙顶茶共一百斤，怀钰、寒具银饅饼好几盒，千两金银。

当时，宫中已经盛传徽宗夜间微服私访李师师。郑皇后听说后，劝谏徽宗道：“娼妓之流，极为下贱，不宜接圣体。况且皇上夜晚微行，容易发生不测，希望陛下自爱。”徽宗点头应允。徽宗也真遵守诺言，自此以后一年多，没有再去李姥家，但问候赏赐没有间断过。宣和二年，徽宗又来到李姥家，与师师欢乐之后，见自己所赐的画挂在醉杏楼中，观玩良久，忽然回身对李师师笑着说：“画中的美人是不是呼之欲出哇？”说得李师师直撒娇。当日，赐给辟寒金钿、映月珠环、舞鸾青镜、金虬香鼎等物，第二天，又赐给端溪凤朱砚、李廷珪的墨玉管、宣笔、剡溪绫纹纸，又特意赐给李姥数千缗钱。

张迪私下对徽宗说：“皇上临幸李师师，必须微服夜行，这样当然不能常去。现在离宫艮岳东边有一片官地，有二三里宽，与镇安坊相连，如果在那里建一个地道直达镇安坊，皇上再去师师家不就很方便了吗？”徽宗听后大加赞赏，让他赶紧筹划。不久，张迪上疏奏道：离宫的宿卫人员，住处不够完善，应出钱在官地营造数百间房屋，并筑起高大的围墙，以便宿卫。徽宗当即批准。于是，张迪令禁卫军封锁了这个地区，禁止行人往来。招募工匠，日夜不息地大干起来。

宣和四年三月，暗道终于建成。徽宗高兴地暗道来到镇安坊的李姥家，临幸师师，并赐给师师一大批珍宝。李师师生日时，又赐给一批。不久，以灭辽大喜为名，大加赏赐，赏赐

的金银物品，总价超过十万。

一次，徽宗与后宫嫔妃一起游玩，韦妃私下问徽宗：“李师师是个什么样的美人，令陛下如此着迷？”徽宗回答说：“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你们这些人与她穿着同样的衣服站在一起，我一眼就能认出她来。因为美貌之外，她别有一种幽姿逸韵，这是你们所不具备的。”

徽宗禅位后，自号为道君教主，退处太乙宫，也不再临幸李师师了。师师对李姥说：“我们母女二人整日欢乐，却不知大祸临头。”李姥这才恍然大悟，忙问怎么办。师师安慰道：“不要着急，我自有主张。”当时金人刚开始南下，河北告急。师师便把徽宗赐给她的全部金银财宝呈给开封府尹，作为河北前线将士的军饷，又让张迪代她请示上皇，恩准她出家为女冠。上皇答应了，并安排她到北郭慈云观住下。不久，金人攻破汴京城，掠走徽、钦二帝。金军主帅兀术因金国的皇帝听说了李师师的名字，下令官兵一定要活捉李师师。可官兵费尽全力，搜遍全城，找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李师师的影子。叛臣张邦昌暗中访得李师师踪迹，准备献给金人。气得李师师大骂张邦昌，说道：“我身为卑贱的娼妓，蒙皇上错爱，已是三生有幸，一死足矣。你们这些人，享受着朝廷的高官厚禄的待遇，朝廷在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们，为何总想要彻底灭绝大宋朝呢？叛国投敌，却又想得到新主子的垂青，我怎能去充当你们进身的礼物呢？”说完便拔下头簪，刺喉自杀，没成，又将金簪折断，吞食而死。徽宗和钦宗在五国城，听说师师的死状，不禁涕泪横流。

林 灵 素 传

〔宋〕赵与时 撰
冷 立 译

林 灵素，起初名灵噩，字岁昌，出身寒族，家境贫困。仰慕远游，去到蜀地，跟随赵升道人学艺。几年后，赵升道人死了。林灵噩得到了道人秘藏之书，精读揣摩，因此擅长妖术，又用五雷法作辅助，在淮、泗一带游历往来，去当地的寺庙乞食，僧人大多厌烦他。

政和三年，他来到京城，住在东太乙宫。宋徽宗赵佶梦见自己去了东华，帝君领着他去神霄宫游玩。醒来之后，很是惊讶。于是命令徐知常探求神霄的事情。徐知常从来不知此事。有人告诉徐知常说：“有一位温州林道士，多次谈到神霄，还作了一首《神霄诗》题在墙壁上。”徐知常听说了大为吃惊，告知宋徽宗，赵佶于是召见林灵噩，问他：“你有什么道术？”灵噩回答说：“我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赵佶看灵噩面貌神态好似旧时相识，赐名“灵素”，封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并赐以金牌，可以随时进入皇宫。五年后，又建筑一座“通真宫”让灵素

居住。

当时，皇宫常闹鬼怪，徽宗命令灵素治理。灵素将九尺长的铁筒埋在地下，鬼怪从此销声匿迹。圣上大喜，又为灵素建筑了宝录宫、太乙西宫、仁济亭。灵素借机施符水、开神霄宝录坛讲法。皇帝下诏令天下所有的道家宫观都改名，称“神霄玉清万寿宫”，没有道观的地方，用佛寺充数。在“神霄玉清万寿宫”中，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皇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以上种种全是由林灵素建立起来的。灵素奉圣旨修改道书，改正诸经中祭神的仪式，校点丹经中的灵篇。灵素依照自己的观点对道经删修注解，每月初七日，灵素升座讲法。在下面听讲的都是朝野官吏、宫廷亲王等人，围观的百姓接肩接踵。灵素讲说三洞道经，京城的百姓才开始信奉道教。灵素为此心情不畅。

徽宗总是称灵素为“聪明神仙”，亲笔书写了“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晨”的牌匾挂在东西两廊上。皇上整日奉道教，皇后于是想见灵素，灵素为他表演了叶静张致的太香术。皇上更加惊异，对灵素说：“我那次做梦到青华帝君那儿，记得还说过改除魔髡，是什么意思？”灵素于是大谈佛教如何危害道教，现在虽然不能消灭佛教，确实应当修改：将佛刹改成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为尊者，和尚改为德士，让他们全都留发顶冠以手执简。圣上有旨：“依奏而行。”太子上殿与皇上争论，太子让胡地僧人立藏等十二人和五台山僧人道坚等二人与灵素比试法术，僧人们都斗不胜灵素，他们情愿戴冠执简。太子为僧人请求赎罪，圣旨宣：“胡地僧人全部放还。道坚是中国人，送到开封府，受刺面之刑，发配到开宝寺示众。”

次年，京城大旱，灵素受命求雨，他没答应，蔡京上书皇上，说灵素狂妄至极。徽宗秘密召见灵素说：“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从你了，你就为我们求三天大雨吧，以此来搪塞大臣们的

诽谤。”灵素请求紧急召见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他是神霄甲子之臣，兼职雨部。灵素将这些情况一并告知了皇上。王文卿已到京城，就以手执简，请上天降雨，果然连降三日大雨，皇上十分高兴，赐王文卿为“神霄凝神殿侍晨。”对灵素更加看重。

忽然京城风传吕洞宾寻访林灵素，灵素于是捻土烧香，香烟一直飘入宫中。皇上派人探问原因，侍臣回报说：“香气从通真宫飘来。”皇上赶忙乘小车来到通真宫，看见墙壁上题诗：“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此诗被大量翻印，有人沿街叫卖。太子也买了几本请皇帝看，皇上大为震惊，十分愤怒，悬赏千金，令开封府追捕罪魁祸首。太学斋仆僮王青告密说：“祸首是福州读书人黄待聘，他让我王青去叫卖。”将黄待聘送往大理司审讯，他交待说黄待聘兄弟和外族人多为僧人，他们不愿意改从道教，所以想出一个办法，诬陷灵素。皇上降旨：“将黄待聘斩头示众。”灵素心里知道黄氏是蔡京同乡人，不愿再与他们为敌，请求离京还乡，皇帝没答应。

通真宫有一个房间，是灵素入静的地方，常常锁着门，就是皇帝到通真宫也不进入这个房间。蔡京派人潜入其室，回报说，室内有黄罗大帐，朱红色描金龙桌椅，金龙香炉。蔡京全部告诉了皇上，说：“请皇上亲自前去察看，我陪您同去。”皇上来到通真宫，带领蔡京开锁进入内室，室中什么也没有，徒有四壁明窗。蔡京惶恐请罪。

宣和元年三月，京城大水临城，皇上命令中贵和灵素登上城楼施法求退水，然而水势不退。灵素上奏说：“不是我不能治水。一方面这次发洪水是天意。第二点，此水是因太子发起，请太子来拜才能退水。”皇上于是命太子登上城楼，点燃御香，叩拜四次，当夜水就退尽了。京城百姓都感戴太子恩德。灵素上书皇上，说因为自己年老，请求退休，皇帝没应允。当年秋天

九月份，全台上书皇帝说：“灵素胡乱议论迁都的事情，以妖术蛊惑圣上，改除佛教，诽谤大臣。”灵素当时带着衣物行囊离开了皇宫。十一月份，在温州建筑一座宫祠，在其中居住了二年。有一天，灵素带着给皇帝的上书，去拜见太守闻丘颢，请求他将上书带给皇上，又与州官、亲友、同党们诀别，然后辞世而去。

灵素生前自己在温州城南的山上找好了坟地，并告诉他随行的弟子皇城使张如晦要记住，当埋葬自己时，要挖五丈深的土坑，看见龟蛇就埋下棺材。开始破土为墓时，却不见龟蛇，土坑已深得几乎看不见，于是将灵素葬于其中。靖康初年，宫廷派人到温州监理寻找灵素之墓，但没找到，只见城南山上乱石纵横，白骨散乱，不知何处是灵素尸骨所在，只好作罢。

以上是耿延喜所作的《灵素传》中的内容。灵素生逢末世，不为世人所知，所以将其写出公诸于世。现在温州天喜宫还有皇帝亲手题字：“太中大夫，冲和殿侍晨，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管辖，提举通真宫林灵素。”

青溪寇轨

〔宋〕方 勺 撰
郑川水 译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睦州青溪县塌村的居民方腊，假托邪门旁道煽惑民众，知县事、承议郎陈光没能立即给予锄治。方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设置偏师将领，以头巾异饰为标帜，自红巾以上分六等，没有甲冑，惟用鬼神诡秘法术煽惑民心。只经过短短几天，竟集聚作乱的少年千余人，焚烧民房，劫掠金帛子女。提点刑狱张苑、通判州事叶居中也没能够招抚，硬要采取杀尽灭绝的办法，方才罢休。这样方腊得以胁迫虏掠良民当兵，旬日之间众达数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与他们交战于息坑，被杀死，方腊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方腊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因京东贼寇宋江等出犯青、齐、济、濮诸州一带，朝廷有旨下令他移知青社。可是却因有位宗室任通判州事、守御因受牵制而毫无策略，于是十三日方腊又陷歙州，并乘势攻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方腊进逼杭州，知州事赵霆弃城逃走，州城沦陷，节

制直龙图阁陈建、廉访使者赵约被杀害。贼纵火六天，官吏居民死者十分之三。朝廷派遣领枢密院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这两位显贵的侍从宦官，率领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以控制处置江淮、两浙地区。次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七佛率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集士兵与州民登城固守，等待大兵到，开城门内外合击，斩首九千，收集敌尸首筑“京观”五座，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清河堰，贼列阵以待，王师水陆并进，激战六天，斩贼二万人。十八日，再次纵火焚官衙、学宫、府库以及僧民的居室，大火熊熊燃烧，经日不断。次日，贼于夜间逃遁，朝廷的大兵入城。当时，少保刘延庆由江东进入到宣州泾县，遇上贼将伪八大王，斩敌五千级，收复歙州，大军由贼背后出击。统制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寅宗自杭州趋睦州，攻克睦州，与江东兵相汇合，斩获追击一百七十里，生擒方腊及伪丞相方肥等、妻邱氏、子毫二太子等共五十二人。〔毫二太子，方腊儿子的称号〕。又于梓桐石坑中杀贼七万，招徕老幼四十余万人，让他们回乡重操家业，这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事。贼余党逃往衢州、婺州，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响应，占据处州。赵州剡县魔贼仇道入、台州仙居入吕师囊、方嵩山贼陈十四公等起兵掠抢温、台诸县。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方才讨伐平定了他们。这一次战役，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师至凯旋，共四百五十日，收复杭、睦、歙、处、衢、婺等六州与五十二县。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人。起初，唐永徽四年（653年），睦州女子陈碩真造反，自称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玄才给予平定。所以梓桐一带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方腊也以这里为据点起兵。又以《沙门宝志谶记》一书来诱惑乡民，而那些贫穷的游手之徒，遂相率发动叛乱。青溪县是睦州的大邑，梓桐、帮源等地又素来被号称为山谷幽僻处所，往东北直趋睦州，往西边又临近歙州，居民密集，物产

丰庶，有漆、楮等富饶的山林，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之间。地势又迂回险要，贼一旦焚毁扫荡，几乎无一能得以幸存的。贼群党据险扼守，因之称为洞。而江浙百姓长期安于太平，不识兵器，一听到战鼓的声音，就束手听命。一些不安分的老百姓，往往反成为贼的响导，抢劫富室，戮杀官吏士人以求利。贼的巨魁首领还没有归降或被杀的时期，所掠妇女自洞中逃出，裸体而自尽在树林之中的，自汤岳榴树岭一带约八十五里，九个村庄的山谷相望，不计其数。会稽进士沈傑，曾经布置与安排百姓深入贼境，亲自目睹这番惨象，给我详细讲了贼乱的始末，因而稽考与综合诸多论说，拾选其中符合事实的著述成篇。青溪知县陈光既因不顺贼被杀，朝廷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青溪县界至歙州，道路都是小道萦绕弯曲，两旁峭壁万仞，仅只能通单车。方腊发动叛乱，曾待制去镇守，但以两边悬崖上驻兵防守阻止，向下俯视来路，虽像蚂蚁那么小的东西都可以看清楚而数出来，贼也因此而不敢前来进犯。宋江扰乱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执掌兵权者却以山头雾重害为理由，把士兵移屯于山谷间，州也因此而沦陷了。

后汉张角、张燕等人，假托天师道陵为远祖，设立祭酒医治疾病，让百姓出米五斗，而疾病遂治愈，称之为五斗米道。到他的势力滋盛的时候，就抢劫州县，无所不为，流传至今，而成为吃菜事魔夜聚晓散的团伙。同是魔拜时，他们必定北向，原因在于张角实际上兴起于北方。仔细观察他们魔拜的仪式，就足以知道他们所尊奉的宗派了。早先他们平时不喝酒吃肉，自甘于枯燥，趋向于静默，好像是有志于为善行好似的。但他们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问题无所得以解决，就从事抢夺以作乱，那是可以不及早明辨提防的吗？有人以他们疑似难以识别，如果要痛加举发，恐怕他们滋蔓事端，因而置之不问，渐渐进而酿成了祸变。陈光的为政，之所以引起方腊反乱就是这